



爱的独白



秦楼月

著

一场没有结局的单相思，一次精神升华的完整旅程。

白山出版社

爱的独白

秦楼月 / 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独白 / 秦楼月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5

(白山黑水文丛. 第7辑)

ISBN 978-7-5529-1361-3

I. ①爱…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4618号

爱的独白

秦楼月 著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一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发行电话: 024-28865938

发行邮箱: 1694556330@qq.com

责任编辑: 林向阳

装帧设计: 缪思敏

责任校对: 陈加友

印 装: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7mm×21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9-1361-3

全套定价: 298.00元 (全10册)

白山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白山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四川当代作家文库》总序

何开四

我曾在《巴蜀文化赋》中写过这样的句子：“蜀中才子蜀外扬，自古文人多入蜀。”四川历来文艺焕彩，古代名家灿若星云，四海共仰高风。此处不必赘述，即以中国现代文学而言，“鲁郭茅，巴老曹”，六位文学大师，四川就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二。李劫人、沙汀、艾芜、马识途等也同样是现当代文学的翘楚，在文坛广有影响。新时期以来，四川的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就有周克芹、王火、阿来、柳建伟、麦家，文学川军在文坛卓有信誉。不过，“我们先前阔多了”这一类的调子不必唠叨个没完，和先进地区相比，我们的文学创作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诸如创作门类发展不平衡、创新能力薄弱，对本土题材的重视和挖掘欠缺力度，文学后新生力量匮乏等等问题，不容忽视。特别是文化商业化和图书市场唯利是图等因素对纯文学的冲击，导致不少真正的优秀作品无法问世而明珠暗投。不少作者长期默默无闻、艰难地跋涉在崎岖的道路上，出版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一个瓶颈。为此，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

四川省青少年作家协会联合编辑出版《四川当代作家文库》系列丛书，正是为了解决出书难，以展示四川当代文学创作成果，检阅我省作家阵容，扶持文学新人，繁荣文学创作，让他们在纯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找到自己的位置，重检文学的尊严。

检视这套《文库》所辑录的作品，整体而言，是当下四川的文学生态的生动呈现，彰显了广大文学川军旺盛的创作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作者阵容强大，包罗了众多的基层作者和部分专业作家。而且作品的质量普遍较高，这在各种体裁的文学类型中都能得到充分的反映。

《文库》的长篇小说题材多元，意蕴深厚。或对风雨沧桑中的民族精神作深度的诠释，或对所处大时代中的芸芸众生作多方位的体察，而对人性阴暗和闪光面的揭橥与颂扬，以及对小人物情感世界的细微刻画及关怀，都深接地气，激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总之，或大或小、或轻或重，作者们酣畅淋漓地把各色人物、各种现象已一扫而包之，形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浮世画卷。

中、短篇小说涵盖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不少作品已在省级以上的重要文学性期刊发表，并获相关奖项，无论是故事的取材，还是结构的创新上，都有值得文学新人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重视中短篇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这是文坛普遍关注的问题，《文库》于此作的努力，对推进这类作品的创作，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与小说作品相较而言，散文与诗歌作品更侧重于情感的抒发和语言的精致，并以多种修辞手法，构建意象，形成诗意而独特的旋

律。作者也力求创新，不拘一格，或大江东去，或晓风残月，或质朴，或优雅，不少作品有境界，有格调，颇能引人入胜。

《文库》的作者很多是四川的文学新人，甚至有的还是在校学生，虽然很多我都不相识，但是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洋溢于字里行间，令人感动乃至肃然起敬。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基层，本身就是普通人中的一员，能直接感受到社会变革的风云色变和生活的酸甜苦辣。因此，也就更能知道读者的精神需求。这种亲近底层的写作，亲近日常与平凡生活的写作，必将为作品带来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可以说，他们以一种近乎贴近地面的姿态，完成了一次次文学的飞翔。

毋庸讳言，中国的文学已经失去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种意气风发的势头。在出书难、卖书难的尴尬现实下，在一些专业作家脱离了生活需求和读者受众的情况下，《文库》推出这样一批始终如一坚守在文学高地的川军新锐，推出他们甘于寂寞而创作出的真情力作，值得充分肯定。《文库》的出版只是一个开始，希望作家们能够长期保持对文学的那一份最初的执着与追求，在未来的道路上，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希望《文库》的编辑和出版者再接再厉，为新一代的四川作家鼓与呼，为四川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为当下图书市场带来一股浓烈的巴蜀风。

何开四，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鲁迅文学奖评委，茅盾文学奖评委，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目录



001
012
028
041
052
065
079
091
105
118
131
144
158
172
185
199
212
224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章

那一眼，我感到，我的魂都被她看化了！

这种失态是少有的，办公室其他人也看出来了。刘洁到门外洗拖把，只有几个男同事在办公室里。张建一脸神秘，他是消息灵通人士，除了昨天开会局长宣布的内容外一定知道一些小道消息。而王兵及邓开痴迷地把眼光从门口收回来，看到我也站在那里面面向外发呆，就一起嘲笑起来：“哎呀，今天有天女下凡，引得我们的老夫子也流起口水来了！”张建也顺口说：“昨天听说是个美女要来了，没想到真是超级大美女啊！不过你我都是赖蛤蟆想天鹅肉吃。人家是名花有主的，老公还是保险局的局长。”

我还没有从那种光芒照耀的晕眩中完全清醒过来，不过已感觉到旁边几个人的揶揄眼光和话语。我没有像平常和他们开玩笑那样反唇相讥，却转过身，拿着手上的抹布走出办公室，沿走廊来到办公楼底楼一侧的洗手间。

艺体局的办公楼在天仙市老城区的一条名叫向阳路的大街上，门外就是城市的主干道。而我所在的艺体局艺管科就在一楼正对大门的这间办公室，把脸朝外，进出办公楼的人一览无余。大家经常报怨怎么分了这么个办公室给我们，早一分钟溜了，迟一分钟来了都逃不过领导的眼睛，这里应当叫守门的阎老头来坐才好。我曾开玩笑时对他们说，这个看美女的好位置是领导对他们几个色鬼的特别照顾！而我心里想的是，你几个家伙又有多少时间是规规矩矩在办公室里呆着的呀！

这是九月的一个难得一见的好晴天。我送了孩子到学校就直接

从海棠路拐进了向阳大街。在过街的一刹那，早晨的阳光像温暖的网一样撒在我身上，周围的一切都发出悦目的生动的光芒。因为今天可能要出去巡查，我早上没有骑自行车。但在街口我仍然像每天骑车上班一样，在那如潮水样迎面而来的自行车流中寻找一双明亮的眼睛。

哪会想到，那一双一直是移动着对我一闪而过的眼睛，今天早晨却在办公室门外把明亮的眼波停在我脸上至少有好几秒钟。刚才那种太阳照在身上的光明，比起她的眼光来，居然黯然失色。我觉得她在门外突然看见我时也吃了一惊，随即慢下了脚步，高跟鞋轻脆的声响也慢了半拍。她吃惊之时微微张了一下鲜艳的嘴唇，在把目光从我脸上带走时我看到她的脸上浮出了一层笑意，像秋天阳光下绽开了一朵带露的白菊花。

我一边在水龙头下搓着抹布，一边回想她的眼光。我感觉到有一种轻盈的快乐从她的眼中注入我的身体，使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好似听见春雷的种子一样在悸动，一种比秋天的阳光更加温暖的感觉又一次胀满了我的身体。

今天的检查由副局长王其带队。艺管科的人也是文化稽查大队的成员，科长张建还是副队长，队长由局长挂名，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实我知道所去的地方都是张建他们安排好了的，我们不过是早已瞄准了目标的枪堂里的几粒子弹，顺着弹道飞向目的地——月亮山。

文化监查的改装警车驶出大门，来到向阳大街。我坐在靠边的一个座位上，为的是脸向窗口呼吸新鲜空气，以免闻着汽油味晕车。虽然我的鼻子早就患上了过敏性鼻炎，对一般的气味“充耳不闻”，但汽油的气味具有强大穿透力，我的五脏六腑都对它十分反感，汽油一进去，它们就翻江倒海想要向外突围。我少年时代在大巴山深处的偏僻山区渡过，虽然贫穷却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喝着无污染的水。这么多年过去，固执的身体还是一见汽油就反感透了。

向阳大街变得越来越陌生。它虽然还在我记忆的位置上躺着，但我每每对此产生错觉。那些熟悉的老旧建筑一眨眼之间像变形金

刚一样面目全非。整齐的人行道上的彩色方砖抹去了昔日千奇百怪刻满我记忆的路面。稀疏而高大的洋槐树不见了，隔离带种着整齐低矮的龙爪槐。而变幻无穷的潮流又用他永不停歇的画笔昨天一涂今天一抹，把这个立体的画面搞得越来越像，但越看越不像。多数商店是关着门而不是开着门做生意。淡黄色半透明的塑料厚膜挂条隔离门不用取下，热天防止冷气冬天防止暖气炒老板的鱿鱼。巨大的广告成了写真照，一抬眼各路明星正在向你展示锋利的魅力。而流动的人群是彩色的风景，你在美女身上可以看到一切：新潮的、复古的；物理的、化学的；强迫的、无奈的；具体的、抽象的；历史的、未来的；人工的天然、自然的人造；矛盾中的统一、和谐中的叛逆……我觉得只有那看不见的街名还像以前一样带着熟悉的气息躲在我目光的深处。

月亮山二十年前还是城市的脚后跟，现在之所以名声大噪是因为这里是全市密度最高的歌舞厅聚集地。那些白天看起来无精打采甚至低矮老旧的房屋，到了夜晚被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打扮得妖气十足充满诱惑。夜晚是精彩生活的开始，月亮山是本市一块在夜里发烫的疖子，火烧火燎，又痛又麻，包间的门关不住怒吼的激情，暗淡的灯照亮了飘飞的谎言。选择现在这个时候跑来一本正经地巡查，我知道张建他们的用意：那是做来给瞎子看的。

每一次到这里来，我都有一种从丢满垃圾的地方走过的错觉。张建是大款，不屑往这里来。但看到王兵邓开那发绿的眼睛，这是他们熟悉的地方，我真佩服他们的好胃口。他们两人经常在办公室一人衔着一支又粗又长的土烟相互品评，就像港片中的大佬享受古巴雪茄。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只有逃得远远的，害怕那强烈的烟味。我确实想象不出，王兵是跑长跑的，曾得过全省第二，邓开则是以前一个县上剧团拉二胡的高手，他们身上如今再也找不出一个运动健将和一个音乐家的影子了。他们经常在这里出入，和满手油腻的杀猪匠没有区别。我突然想到我自己，一不喝酒、二不抽、三不打牌，我身上有一点画画的艺术气质吗？我看过一幅丁聪画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成都烟花巷的画，名字就叫《花街》。如果月亮山上

这些纵横交错的小街巷也这样取名的话，实在可惜了有美好出身的这个“花”字。

实际上这些歌舞厅哪家有什么问题，张建他们十分清楚。他们选择这个时候来，是表明这是他们管辖的范围，要那些歌舞厅的老板看清楚文化稽查也有警车，不要只认公安局的。

在回单位的途中，张建和王兵邓开先下了车，说是朋友有约。王局长因为要回单位写学习心得，我也要回办公室去。刘洁正在办公室的电话里向电信公司咨询小灵通新推出的“朋友心”新套餐，见我回来了，打了个招呼就跑出去了。她说新推出的套餐每分钟要少5分钱。

我打开办公室的饮水机，拿出纸杯泡了一杯茶。刘洁虽然分工是搞内务的，但办公室地下也难得见她拖一次。她的母亲是艺体局财务室的出纳，和领导打照面的时间多。刘洁是医专毕业的，据说在他父亲开的私人门诊部实习了半年就发誓不当医生。她私下说过是她一个在外地当领导的亲戚帮忙才进了艺体局。平常上班除了整理一下科里的文件就无所事事，她最感兴趣的是手机和化妆品的广告，经常在办公室看《瑞丽》《知音》。她个子1.65米，腿长眼大，笑起来看得见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一头乌黑的披肩直发，大红紧腰长裤，脸色因为化妆品的功劳看起来和手指一样洁白，是这个时代批量生产的美女。她的脸上皮肤毛孔粗大，只有我们对桌而坐的人才看得明白。可能她像她的妈一样都有职业病：对钱十分过敏。

我走到窗子边冲第三次开水的时候，听到门外有一群人走过的脚步声。在这杂踏的声音中我听到了早晨那与众不同的鞋跟响。纸杯的水溢出来，我慌忙关了水龙头。我看到一群男女走到大门边的一辆崭新的黑色奥迪车旁边。她也在那一群人中间。一件米色长风衣，黑色短裙，黑色高筒马靴，肉色连裤袜，富有弹性的脚步。看来今天到新单位报道，她是被众星捧月而来的呀！

昨天的职工会上鲁局长在念一份人事局发来的文件时，我才知道单位又要调来一个女的，名字就叫戚玉敏。今天早晨才把名字和人合并到一起，原来就是她！她就叫戚玉敏！

我在心中猜想过无数次，连她姓和名的一个字也没猜中过。

和我最熟悉的陌生人第一次相遇，那个日子虽然混杂在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日子里，我还是像看见阳光下的金子一样，看见它在无声岁月中闪闪发光。

那是去年9月23日，也是像今天这样一个温暖光明的秋日。因为孩子转学，从原来的大义街小学转到高北门小学，我每天早晨都要骑着自行车去送他。我的儿子叫和聪，当时八岁。那天我送了孩子从高北门往回走，在拐进水井巷时和迎面而来的自行车流相遇，要逆流而行十多米。在那如水而泻的人流中，我看到一张明媚的面容。也许是巧合，我的目光扫过去的时候，她固定在一个方向和角度的目光和我相遇了。如同水面漂来的一朵艳丽的花朵，我忍不住侧了一下头。我同时感觉到那眼光的主人被我的目光绊了一下。大概是因为这一天的阳光十分灿烂，我感觉到那张脸有一种向外反射的光辉。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是9月23日呢，因为每天我送孩子上学，我都会说送他上学的时间还剩多少天。我给他规定了一个二十天的期限，说到时就由他自己去上学。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坐的时间太多，少的就是动的时间。我和妻子还为此事发生了分歧，最后是我说服了她，当然我也答应到期后还是有可能去送，不过加了诸如下雨啦、无事啦、孩子要求啦等条件。从9月1日上学，到23日，我送他的期限还剩三天。所以我在拥挤的校门外给他拉了拉脖子上的红领巾，作了再见时，顺便问了孩子一句：“和聪，还有三天时间你就自己来上学，你记住了？”“我知道，昨天你说只有四天，明天你要说只有两天了，是不是爸爸？”我笑起来：“那明天以后我就不会再说了，因为你知道答案了。”孩子挥了挥手，一转身就汇入进校的学生中分辨不出来了，因为这天是周末，学生都穿着校服。男孩子的服装是紫红色，矮立领，就像大宾馆门口的迎宾门童。

从我内心来说，我还是愿意天天来送孩子的。我一方面为他眼前的安全和辛苦担心，同时也为孩子的自理及独立能力担忧，处于

一种身心都不由己的矛盾之中。我们的孩子是结婚五年后千呼万唤始出来，在家中是无可置疑的 No. 1。

严格说来，我在街上行走时很少用眼光去看街上的人，尤其是女人。骑车时的目光都集中到人流中的空隙，那种流动的空隙犹如转瞬即逝的机遇，在这人满为患的时空中是向前的通道。而在街上漫步时，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固定的景物，房子、树木、阶沿的石梯、甚至商店的招牌，我总想在那些东西上找到丢落的记忆，对移动的东西却不感兴趣，分不清汽车的品牌，对人却老是只有一种模糊的印象，有时遇到熟人擦身而过却没打招呼，不是我傲气，而是我没留心，为此妻子还讨伐过不止一次。而9月23日这一天，我对一张不期而遇的脸容之所以有一种再看一眼的念头，那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一边在菜场上和小贩讨价还价买小菜，一边在脑子中寻找。我想起来了，那似乎是我十多年前曾经一度痴迷过的古代仕女图上的一张异样清纯的脸。我楞了一下。卖红海椒的老头把几个一角的硬币递到我的面前，见我没接，解释说一角的纸币都太烂了。

我之所以后来改画山水画，不再搞工笔仕女，我总觉得那种画只能从别人的画中去找灵感，而不能从现实中去发现那种远离今天的娴静高雅的美。由于没有了活生生的观察研究对象，老感到我画出来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僵尸，脱不了别人和临摹的束缚。我一度觉得我画仕女包括人物画的才气已经完结，后来只好躲到写意山水中去苟延残喘。

周一我在水井巷口有意无意停了一下，没想到我和那张脸又一次相对。可能她也是掐着时间去上班，和第一次在这里遇见的时间相差不过半分钟。我停在那里的街边上，双手握着车把，摆着向旁边走的架势，却侧着头看对面的人流。很快地，我看到30米以外那张脸在人流中移动过来，我觉得她也看见了我。就在与我擦身而过之前，她却把目光收回去，向下低了一下头。因为今天的人稀少，她骑车的速度慢一点，我看清了她的脸。那是一张十分清秀的脸，肤色在黑色的薄围巾衬托下显得异常洁净。脸形瘦小，下巴有些尖。我从她的肩宽估量到她个子娇小，但十分苗条，如果站立起上下身

合符人体黄金分割的比例。

绘画我是自学的，画过石膏像、静物，我虽然没画过人体模特，但临摹过别人画的人体。在我一个老师的家中，我看到很多人体画册。但他对我说，画裸体还是要观察实在的模特儿才能掌握那种感觉，否则不能画出神采来。就像照相一样，有些人是不上镜的，但上镜的人真靠近去看不一定很美。每个人的眼睛和大脑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照相机，所以大师们画出来的人体也各不相同。但我是半路出家的自学者，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全凭自己的喜爱和经验。我一直是喜欢画山水画，后来有段时间喜欢画仕女，也是兴趣的一时转移。但这种东西现在喜欢的人太少了。现在的写真集、人体艺术照，逼真得无以复加，谁还看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古代仕女图？我翻出以前自己画的仕女图，觉得毫无实感，没得生活气息。但我想把我看到的这个女子的面容作为模型画成一幅仕女图，又觉得人的神采和那些旧式的装束很难协调。人的气质神采不也是要靠和他周围的衬物相对应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吗？我看到过有人新画的观音图，觉得神像和她周围的灵光陪衬很不协调，显得十分滑稽。以前画画时我除了在那些古画上看到具有古典美的仕女，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接触到过那种高雅、清秀、内敛的美女，我按我有印象的一些人画出来的画，连我自己也极不满意。而这一次在街头的不期而遇所看到的这一张脸，我感觉如果把她画到画上，让她拿着团扇对月或者赏兰，那种古代仕女的气韵才能完美地表现出来。

现代社会，美女已经不是关在深闺中的幽兰了，她们都喜欢而且得意于对外开放，受人注目、成为焦点、被人仰慕已经成为她们追求的主要目标，不是有“美女经济”一词吗？她们因为对自身的关心而获得了一切，这不能不说是老天对她们特别宠爱。媒体、娱乐业就靠美女作为台柱，美女受追捧也成了现代女性地位提高的一个标志。大约这个从我的眼睛看来是万里挑一的美女受人注目也是常事吧，从我开始用目光追逐她，她就查觉到了。开始有几次我在她的脸上看出了一种习惯性地摆在脸上的有些含蓄的笑容，最多不过是觉得照了一次镜子，意识到自己引人注目的感觉不错的镜子。

但那周结束，下一周我还是坚持去送我的儿子上学，把自己原先的想法推翻了，不能不说有那么一点别的意味。

可能她也察觉到了我从街口拐过来每每和她相遇不会完全是出于巧合，有那么一两次，我发觉她从对面过来时，故意把头转向另一边，或者目不斜视，禁止了她的目光和我相撞。我甚至看到了她的脸上表现出一种有意躲避的慌乱的表情，大概把我当成一个下流的好色者或花痴神经病，她躲避我的目光还可能是害怕我去无理纠缠。有一天早晨，我从街口拐过时，比平常迟一些，我们的骤然相遇彼此都感到意外。那天的街上的人不多，我和她正好是很慢地骑着车面对。我毫不迟疑地向水井巷的菜市场骑过去，除了顺理成章看她一眼，没有额外的动机和行为。那天之后再遇到她，我觉得她看到我时眼光闪了一下，嘴唇上居然露出一丝笑意。如果我真是有心，前次是一个去纠缠搭讪的绝佳时机。从这一次她可能看出了我并无主动去接近她的迹向，她终于放下心来。

要说对此我完全没产生过幻想，那是骗人的鬼话。头两次去留心那张脸，纯粹是出于对那种久违的美感的留恋。后来我发觉她也在留意我，心头不可抑制地暗暗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虽然我知道美女看人并且露出微笑，多半不是眉目传情而是出于照镜子的习惯或者对于仰慕者的鼓励，但心中也不能完全排除得到美女青睐的猜想和期望，至少比看也不看或者看了后明显露出厌恶表情要让人舒服得多吧。但后来看到她的慌张和躲避，可能她把我看成一个心怀不轨的家伙了，我有几天就提前了时间送孩子去上学，错过了那个与她相遇的时间。

年近40的我，已经过了那个为一个女人的眼神而神魂颠倒的季节了。何况，那只不过是我喜欢画画以来的一个观察习惯。我想，如果我是一个背着画夹在街头画速写或在深山野外写生的人，仔细去看一个人或一处景别人会认为这是画家在观察绘画对象。而用力度很大的目光去看女人到底是该鄙薄还是该肯定，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那要因看与被看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定。下流的眼神与爱慕的眼神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只有把它们捉到最新发明的显

显微镜下才分辨得出其中的成份有哪些不同。

我和我的妻子黄微结婚已经 15 年。我们是经过别人的介绍而认识而恋爱而结婚的。我们之间虽然没有那种为对方神魂颠倒的疯狂相恋过程，但我们第一次相遇就有一种彼此都感到本该就是一家人的轻松感觉。初步的接触就发现彼此身上明显的优点，而这些优点是组成一个家庭过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我没有不良嗜好，性格沉稳，工作固定。黄微勤快洁净，家务娴熟，性格活泼。结婚的时候，父母都认为我们两个具备了组成一个幸福家庭的必要条件。但 15 年过去了，我们的家庭是稳固的，至于是不是幸福的，可能当事者的心中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结论，而在面对不同的参照物的时候下的结论更是千差万别。组成了家庭甚至有了孩子以后，幸福的因素变得空前复杂起来。我敢说，现代社会的多数家庭如果要叫大家下一个是否幸福的结论，那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达到的因素就消失了，面前显现出的却是更多的没有达到的要求。如果幸福是一幅画的话，我觉得那一定是一张画在没有边界的宣纸上的，每新画上一笔，增加了画的面积，但画的四方却是更多的有待你去描绘的空白。

也许是意识到了没有不测的危险会追随她，她的行为对我发出的信号让我想起了街心花园一个小木牌子上面的告示：我只需要你眼光的抚摸！很长一段时间，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把对一个美女的一刹那的欣赏痴心妄想地去经营成一个什么巨大的成果。我和她的在街头的相逢逐渐成了一种自然的习惯，有时她也好像老朋友一样对我的一瞥报以不露强烈痕迹的回应，轻微的点头，嘴唇一抿，或者不经意地用手拂一下额发，摆动脑袋用目光快速来回扫一下我。我感觉到，这些动作是有意还是纯粹的无意，那就要靠发现者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完成对它的鉴定了。她和我之间都没有向对方明确表现出要把这种好感推进的意象。她怎么想的我无法揣测，但我自己的思路我还是有数的。

真正的美女都是娇嫩的花，她对环境的挑剔是非常严格的。对美的消费也是对支付水平的一种检验，不是只凭主观愿望的强烈程

度来决定。我是一个有家有子的中年人，该经历该体验的都见识过了，并且不可能像十多二十岁的毛头小伙那样单纯，只要喜欢就没有顾忌地往前冲。我是一个靠工资生活的小职员，没有雄厚的财力来无限制地喂养自己的欲望，只能量体裁衣量力而行。我看到我注目的这个美女，她的脸上已没有那种未婚女子的青涩，她肯定是名花有主了。而她骑着的车，在不同季节变化的服装都，是引导消费时尚的新潮一族，其消费水平也远远高于我。人以群分，我触摸得到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到是想了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比如她叫什么名字，她是干什么的，她在哪里工作等等，但我始终没用行动去做验证。我在一些美女如云的公共场所，比如电信局、银行、保险公司等地也顺便留意过，但没看见过她。只有一次，我在市中心的广场上看到一次热闹的摄影展览，在一幅名叫《舞》的摄影作品上发现了她。照片上的她身着一身新疆维族服装跳舞，摄影者在她旋转的时候用抓拍的方式拍到了这幅照片。因为快速旋转她的服装有些模糊，尤其是下身的裙子在光照下成了一团光斑，背景也很恍惚。唯有那张沉醉在舞蹈中的光彩照人的脸十分清晰，一点不错，确实是她。但照片上既没对她作出说明，标明的作者我也不认识，所以无从去了解更多的信息。实际上这一发现也并不令我惊奇，就是从她的日常举动中我也感觉得到她的手脚都在说话，她的动作就是自然的舞蹈。这和那些真正站到舞台上手脚无措举止僵硬的人恰恰相反，一个认真地舞蹈给人的感觉不过是在做生活中的枯燥动作，一个随意地行动却叫人想到那是饱含深意的妙曼舞蹈。这就是天才与庸才的差别，有些人的素质不是可以由别人随意摹仿甚至一朝一夕训练得来的，像杨丽萍跳舞。为什么说有些事不是勉强得来的呢？答曰：只有老天知道。

我把她当成高天上一朵远远飘过的美妙轻柔的云朵，不时用目光去轻触她的亮丽与鲜活。就算她有一天飘到我的身边来也不可能为我驻留，因为我确实没有作好准备来接纳这样一位从天而降的仙子。我一方面把我的爱美之心倾注到我的画中去了，离现实很远，一方面又用一颗平常心去打理每天的生活琐事，把要求放在鼻子下